哈达

■田勇

1

转眼间,藏历新年到了。雷维耶已经完全蛰心于这里的牧场生活。“贫穷,却保护了它的原生态文化!”谁说的,雷维耶不记得了,但贫穷是可以被改变的。事实上,有经商天赋的他计划着天暖以后,要不要运出这大山里的土特产?当然,就只是改变一下琼达一家的生活,贪婪这个词永远用不到雷维耶身上。

在侧山的西姆措湖边搭建独处的房子,只有诺雍的阿爸。所以在夜间倾听果洛山轰然的雪崩的声音,雷维耶反而能静下心来,思考他第一眼见到,就如骷髅般的男人:为了一处安静的世外的生活,居家迁出村子,到西姆措落足,过着更接近原始的日子。为了摆脱贫困,又千里迢迢去往圣城,做藏红花和贝母等的买卖。这显然是个矛盾的决定,如果再有一重意思,就像那些的藏族兄弟姐妹一样,为了离佛更近些、为了朝圣、雕琢心底的那份永恒信仰!

这湖泊宁静地,有时只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因了冬季,远处临山的瀑布挂上了剔透的冰凌。小岛上,那些不知名的鸟儿,整天唱着并不忧郁的歌。在雷维耶的资助下,琼达从亲戚桑吉措家,买来了两大两小四头牦牛、数只的山羊。

时常,雷维耶会牵上诺雍的手,沿着一条蜿蜒的小河,去看不远处那个叫妖女的湖泊。一样的湖水,一样地安然,为何就叫了那么个名字。是人为的,潜意识里的定位吧!有了美丽,就需要丑恶的托举;有了生,需要有死亡的时刻提醒。人活着才有了色彩和意义。是不是这样理解?雷维耶不想坚持这样的思绪。

“现在,或者永远不需要答案。”雷维耶顺手团了个雪球,跟诺雍康卓一起向背面的西姆措投去。

大年二十九的晚上,琼达家火炉上的“古突”冒了好一会泡了。嘴馋的惹索瓦,端着个空碗,在期待着。诺雍康卓正在揉搓掌心里的青稞面团,不一会的功夫,一个妩媚的妖女出现在雷维耶的面前。这哪里是什么妖女啊!真正的发丝、青稞粒嵌成的眼睛、红颜料涂成的腮红。大概花了诺雍一个小时的时间。自然地,雷维耶想起了白日里见到的妖女湖。

一边的阿妈瞅了诺雍一眼,但还是举手把妖女搁入木地板上的陶罐里。然后在暖暖的炉火和冉冉的酥油灯光里,小心地将古都放入口里。

“阿妈啦,我的是盐巴。”惹索瓦兴奋地叫道。

“像是一个懒惰的孩子。”琼达笑着应道。(盐巴象征懒惰。)

“是辣椒呢。”诺雍轻轻吐出口里的辣椒,不好意思地对着雷维耶笑道。

“女孩子,以后要少说话。”琼达白了诺雍一眼。(辣椒象征说话利害,刀子嘴,豆腐心。)

“这个我倒没看出来呢。”雷维耶道。

“怎么会有碎碗渣呢?还是青花的呢!”雷维耶做了个夸张的表情道。

“看来你在我们家做的事还是太少了。”连惹索瓦都知道吃到瓷器象征好吃懒做的人。弄得大家笑了个底朝天。

“我是觉得自己没做够呢,光记着欣赏雪山啦!”这解嘲的一句,让大家再次笑成一团。于是雷维耶假装不好意思地,埋下头,接过琼达递过来的面团,听她边揉搓边念叨:“一年十二个月,昼夜三百六十五天,心中的苦恼,身上的疼痛,疾病四百六十类,邪气八十种,由你带到东海岸边。”念完后,从邦典上揪下一根线丝粘到面团上,再紧紧握住,留下清晰的手印。再扔到陶罐中去。雷维耶他们学着琼达的动作,一起做了。接着,琼达让惹索瓦和雷维耶各点上火把,诺雍康卓端着陶罐:

“普姆啊!使劲把妖女扔远点,千万别回头,千万别……”

“快出来吧妖女,快点吧。”后头的雷维耶分明感觉惹索瓦的声调带有哭腔。

“出来吧,吃‘雪萨’的魔女,出来吧,白手和面的妖女。”雪地里,琼达的声音给了惹索瓦少许的力量。

在最后抛出陶罐的瞬间,诺雍康卓还是看了一眼雷维耶,转了个身,面向西姆措的方向。

大年初一过后的某天,木屋顶上竖立的由代表着蓝天、白云、火焰、绿水和黄土的五种颜色的布片,缝制的塔觉(即:新年祈愿树。)成了唯一飘扬在西姆措上空的旗帜。

2

当西姆措湖边的草甸开满金黄色格桑和粉红的杜鹃时,雷维耶终于脱下厚重的琼达为他缝制的藏袍。他使用的藏刀是诺雍康卓爸啦留下的,经过一冬的‘烟熏火燎’,如果不是这高大的身材,乍一看,你还真分不出雷维耶是安多汉子,还是欧洲人。

今天是小牦牛产奶的日子。琼达早早地喂了把嫩草,将小牛牵到干净些的草地上。当她俯下身子,揉搓牦牛胀鼓鼓的乳房时,小牛还是挣扎了下。琼达于是安慰了它几句,掌心的动作由慢到快,适时地,惹索瓦递过铁桶。也只是眨眼间,雪白的初乳喷溅到桶壁上,发出清脆的“嗤嗤”声,而溅入桶底的,则是如鼓的“咚咚”。像春天的小马蹄敲打在松软的土地,伴随迎面飘来的初乳香,雷维耶彻底地醉了,故意做起倾倒的动作,一旁的惹索瓦大笑着,也假装搀扶他一把。

春天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,可在雷维耶心底,打从进入高原的那一刻起,就沐浴着希望。

爸啦的过世,之于琼达一家,并未见没顶的悲伤。无论是在拉萨还是果洛,他们一如既往地努力活着。这让雷维耶认识到,希望亦是与生俱来的,无论是在远古还是今朝,如果活着需要一个理由,那就是希望。那不勒斯繁衍的是湿热浪漫的海洋文化,跟它截然相反的,是干寒却又蕴藏无限生机的高原圣地。这里的每一朵花都是鲜嫩的,一尘未染的。这里的每一片云皆是干净地,似乎透明的天地图腾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,你还有什么理由为暂时的贫困而日日自责,为过往的事情而深度悲伤?

此刻,跟诺雍康卓一起出来放牧的雷维耶躺倒在霞光灿烂的草地上:

“看晚霞多明亮,闪耀着金光,海面上微风吹,碧波在荡漾。在这黎明之前,请来我小船上,桑塔·露琪娅!桑塔·露琪娅!桑塔.露琪娅!桑塔.露琪娅!”不知觉地,雷维耶哼起故乡的谣曲,泪水洇湿了面庞。

“转山的卓玛,你将要路过果洛山的脚旁,你可见额顶的雪莲啊!在为您开放。

背水的卓玛,你将要来到西姆措的湖畔,你可见湖中的身影啊!在为您等待……”

不远处,诺雍康卓唱起的民歌,让雷维耶的胸口微微震颤!这像百灵一样的歌声,只有在高原才能一见。细微地,诺雍的歌声飘过,已经站立身子的雷维耶望见,西姆措的湖面荡起了涟漪,就连远处的雪山,也会飞落块状的雪片。于是雷维耶走近小诺雍的面前,彼此唱响家乡的歌,遥望不老的云天。

琼达抑扬顿挫的唤归的声音,让雷维耶回落到现实中来。他协助诺雍骑到乌黑的牦牛背上,自己牵着缰绳,像梦中进发。也是在这一夜,雷维耶喝到此生第一碗温热的牦牛初乳;也是在这一夜,诺雍康卓和惹索瓦嗅到了地中海的气息,那气息中夹杂太多梦幻而又真实的雷维耶童年的身影。

清晨,巍峨的果洛大雪山,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金光。雷维耶望了望还在身边熟睡的诺雍姐弟,轻手轻脚地打了盆温水,痛快地洗了个脸。昨晚,不知什么时候,屋顶和院内的草地上落了层碎雪。

“怪不得,快醒时有些冷呢。”雷维耶自忖道。

只是,平静中的雷维耶,还无法感应和预测,即将发生的,将彻底改变他和孩子们如今的一切的事情。

(未完待续)

苦竹记

■赵利辉

故乡多山,产竹。有一种细竹,青玉的皮,密棱的节,潮润中透着一股清香,我们叫它玉竹。

玉竹长得快,长高了村里人就将这茬儿砍了,大捆小捆挑到场上,请篾匠师傅破竹。篾匠师傅多是解竹的行家里手,右手握了蔑刀,左手飞快地送竹过去,玉竹就“嗤”地一剖为二。破开竹,剔去竹胎内的黄瓤,就可以撕篾了。撕篾都是妇孺的活路,先在竹片顶端,破一道蔑口子,用牙咬了,顺着竹脉纹路撕开了去,“唰”的一声,便是一条细如银丝的竹篾了。女人们忙完锅灶,就会三五个围坐一起,一边唠家常,一边沙沙沙地撕篾。不一会儿,胳膊上就垂搭了一大绺篾丝,起风时流苏般飘拂着,如柳如烟。

村里人没有别的收入,靠山吃山,家家户户织斗笠。我和母亲织斗笠,用的是村西头老篾匠解的篾丝,柔软细长不扎手。母亲的笠格子织得又密又匀,织完笠格,锁上篾边,然后在笠底与笠面之间摊一层棕丝,铺上一圈皮纸,最后刷两遍桐油,缝好帽箍,一顶斗笠就算是完成了。斗笠是山里人出门必备的物品,遮风挡雨避日头。斗笠编织好一些,母亲就去合作社交一些。家里的柴米油盐,全靠了这活计。然而,有一天去送货,合作社的人说,产品积压运不出山,不再收购竹笠了。母亲默默地站在合作社门外,眼中流下伤心的泪水。

故乡还有一种苦竹,白色的杆儿,翠绿的叶。镇上新开了家毛笔厂,用苦竹制作毛笔杆。毛笔厂不收村民砍的竹子,而是自己挑选砍伐,村里人可以帮工厂清洗竹杆。土墙边立着一捆捆苦竹,洗笔杆的人大清早就得去排队领号,然后扛回去清洗。

我家附近有个大池塘,是活水来着,河水从东边流进,拐个弯儿,向南边流去。母亲便打发我先去排队,她来掮竹子。我一领到洗竹子的号码牌,就立刻往家飞跑,边跑边喊:“娘,我领到号啦!”母亲一听到我的喊声,赶紧跑出家门。她头发都没梳完,头上栅把木梳子,手里拿块麻袋布,跑去工厂的土墙跟前,麻利地望右肩膀上搭了麻袋,扳倒一捆竹扛起,转身就往池塘边赶。我拿两根草把,深一脚,浅一脚,跟在母亲身后。来到池塘边,母亲把竹捆“嘭”地甩进水里,将长发挽个髻儿,从我的手里接过草把,呼哧呼哧洗起笔杆来。刚砍下来的苦竹,竹节上蒙着厚厚的霜粉,沾满了污垢。要用草把反复擦洗,直到光洁无痕为止。在池塘边站着洗竹子不得劲,母亲挽起裤腿,双脚浸在冰凉的池水中,一把把地擦洗着苦竹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一根一根地洗竹杆,双手浸在水里,看着脏竹杆渐渐洗得洁净发白,心里充满了喜悦和甜蜜,池水里的竹子透出一股特有的清香。这一早,母亲和我能洗四捆竹子,得八角钱。

冬天洗竹杆,手伸进水里,刀割一般。手背冻裂了,一浸河水就格外痛。更难的是竹杆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,草把挨上去滑溜溜的,使不上劲,一捆竹子要多花几倍的功夫才能洗干净。池塘边洗苦竹的人越来越少了,只有母亲和我天天如此。当母亲掮着竹捆去厂里交货时,毛笔厂收货的看见我冻得通红的手,破例加了价钱。

这样的日子,并没有维持几年,终于有一天,苦竹开花了。满山的竹林大片大片地枯萎,就要消失在我们的眼前。俗谚说:“竹子开花,主人搬家”,这是个不吉利的兆头。母亲似乎想到了什么,她见我用头发和竹杆扎了一支毛笔,学人家练字,就喃喃地对我说:“你要多认些字,长大后离开这个家,离开娘……”我说:“我不!我要做个篾匠,会唱歌的篾匠,我会唱竹子开花的歌嘞。”我细声细气地唱道:“竹子开花喽喂,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,数星星,星星呀星星多美丽,明天的早餐在哪里……”歌声在枯萎的竹林中回荡着。童年的我并不知道,竹子开花后,便不再重生,穷其一生,开枝散叶,终有一天会象母亲一样,一夜之间白了头。

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乡村篾匠,命运应了那俗谚,离开了故乡和母亲,去寻找自己的诗与远方。那些没洗完的苦竹大都成了母亲做饭的柴火,母亲只留下了一根用作了晾衣杆,这根晾衣杆,经过了许多年的日晒雨淋,早已失去了它的原色,变得泛黄。它如同泛黄的岁月记忆,勾起我无尽的乡愁。

三月

■谷语

火焰在桃花之上
三月。正生着病
天空,广阔得没有方向
亦没有退路

在一场大雨里逃亡
三月挂上蛛网
小镇的春天总是很短暂
像手电,闪一下,又熄了

惯性在山峦间打转
生于斯,长于斯,我想逃
或者,垂下所有翅膀
看三月在雨水里软下去,烂下去
收割,雪亮的刀光闪过
麦子倒于饥饿的镰刀
没有引颈就戮的悲壮
有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情节
牺牲只为果腹
一片落叶之轻
白发有着岁月之重
露水在太阳到来之前
匆匆奔跑,挣扎
我仰望着星辰
把自己种进泥土
岁月一点一点将我收割

花枝俏。 毛桃 摄影

淡淡的时光

■喻永军

在这个校园里生活,已有六七年了。

那棵叫做“五子登科“的柏树,就在靠台阶不远的空地上,现在左右两边置了花园,挨着花园前方是丁字型的汉白玉花架,十七八米长,四棱见方的立柱,支撑得骨骼奇伟,花架旁,一溜过去,点种了一窝一窝的紫藤,三两年的样子,顺后沿爬上去,未将花架覆满,入夏伸出缠绕不休的蔓枝新叶,拉出半架翠色,一袭鲜活。“五子登科”的柏树就在两座花园的中间,左右是两株新栽的雪松,前方路边是两株龙蛇柳,水桶粗细,树皮是扭了一圈又一圈的纹理,四丈余高,是旱柳的一种,虬 枝扭结,叶子卷曲,长得很是艰难。

校舍是沿坡度建起来的,由低到高,形成几个梯度,出门要下台阶,进门要上台阶,铃声一响,上的上,下的下,台阶上的声音踢踢踏踏,川流不息,人影飘逸,匆匆忙忙如同赶街,成一个圆,就绕着柏树,拐到需要去的地方去了,柏树也就静静地做着圆心。夏季柏树遮了阴凉,有时就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了,看太阳的金色烤得六层大楼的顶端丝丝地冒着晃眼的热气,眼光经不起想象的烧灼,慢慢回到近前,看树冠缝里钻透在地面上的光圈,大大小小,颤巍巍地动呢,人便蔫了不少,形如木雕,眼珠子半晌不转一圈。入秋,有时避风,看见树身上落了一层黄尘,伸进树皮缝里,就是泥巴,愈刮风愈厚,针状的叶子绿色也淡了不少,蓬蓬松松地斜垂着,像悄悄藏起来的心事,又像在久久地入定,不管身边的一切。偶尔,从花园后二楼阳台上抬眼,搂在高处,由高至低好像一个搓板,四野是田畴和油绿的树丛,再是空旷的大操场和黑越越的教学楼,近眼是花架和园子,也正对了那棵树影,月色散淡,竟迷离出几份宁静庄严的样子。

那次是在夏天的骤雨过后,急急忙忙从树下穿过,四五只乌嘴白胸的喜鹊,脖子一伸一缩,正打闹间,白亮的雨珠子便落下来,颈窝里凉簌簌地让人打个激灵,一时,好几个人一同驻了足,这调皮的鸟给人做着提示吗?就见围着树桩条形花岗岩石面上,湿淋淋地闪光,乌幽幽地滋润,一根盆口粗的树桩,出地面半尺,丛生成五股枝干,一股一股地竞高,一起伸向空中,组成一个弧形的半圆。平日里不甚留意,发现似乎多出一些形态,却说不出是哪里多出来了,哪里又瘦了下去。树身皱着小小的裂缝,缝里生着绿苔,锈得一片连着一片,像衣服更像补丁,大大小小的枝都是这样。看了一会,却想起了这棵“五子登科”的树龄,心就安静得沉了下来,听人说过,移栽这里已有六十一年了,算上移栽前的那些年,恐怕七十多年,围在树身边的人,拿时间推算,纯是小字辈呢。

让希冀以一种有型的存在方式展现,生长在泥土和心里,蓬蓬勃勃,经久不息,谁给这棵树起了这个“五子登科”的名字!这树就立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祝愿和励志的象征,变化自己,积存自己,落实自己。在这偌大的校园子里,襁褓中的孩子一个一个长大,一辈又一辈的人都知道“五子登科”的名字,与诗书有关,与功名有关,与品行有关,与道德有关,与人格有关,除过这些,还与水土与空气与阳光,与根须与枝叶,与生命衍化都有关系。并且知道,首先它得活着,活着才能完成自己,标示赋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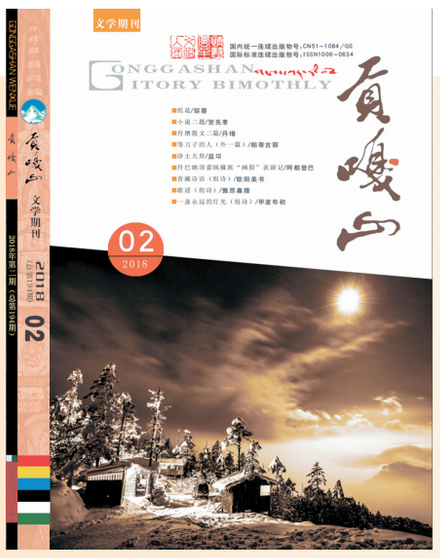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顶尖的小叶,在每个枝子上新生出来,格外的娇嫩和簇新,风不知道,雨不知道,粗心的人也不知道。只有树自己知道,只有分分秒秒的时光知道,只有身边的树木林子能默默体会,根和叶是相通的,根用自己的沉默传达了泥土的情意,树的枝枝叶叶就是情感的角角落落。

原来,这棵树在体液流转,贯通尘土与空气,蓬蓬勃勃地成长呢——生命除过惊涛骇浪,除过撕裂折断,还有一种就是踏踏实实的沉默,扎根泥土,聆听天籁,培植初心,拥抱太阳,自由地恪守自己。

那些总是汹涌自己心志的东西是什么呢?在心的深处呐喊,在挣扎和漂浮,虚伪做作何时没有沸腾过现实中一个人的心呢?时间将漂浮的人心做成小船,漫无目的地飘走了,将有些人心做成粗粝的石子,孤独地沉进水底,世风如潮,随波逐流。

一棵树,何不能将人心回归自己,让你摸回根底和自己的枝叶,真实地走进明天?

这园子竟然蛮有意思呢,包括那棵“五子登科”的树。今夜,我从树下走过,仿佛一颗心回到皮囊中的自己,夜风里头顶的发丝一根根地竖直了,这是自己竖立起来的,真实得如我,自己不信都不行。



目录

卷首语
改变与挽留……窦零

小说世界
纸花……邹蓉
小说二题……贺先枣
杨国平微型小说选……杨国平
讨钱……木易

散文天地
丹增散文二篇……丹 增
等刀子的人(外一篇)……帕蒂古丽(维吾尔族)
净土天葬……益 邛
昌都寺的刻经人……韩 玲
手机(外一篇)……久美多杰
丹巴纳顶嘉绒藏族“画脸”表演记……阿都登巴

雪域诗坛
青藏诗语(组诗)……欧阳美书
歌谣(组诗)……傲昂嘉措
一盏永远的灯光(组诗)……甲波布初
不为誰而作的诗……格德瓦·志玛
我的鹰飞……垛珈央忠
边城诗札(组诗)……李冰
我孤独地站在这里(外一首)……宗尕降初
向着空旷挥手(组诗)……王景云
冬天的树……陈秀梅

康藏艺林
藏地现代化隐喻与边缘历史书写……雷鸣 聂章军
论嘎子小说《香秘》的空间叙事……谢应光 刘文君

摄影天地
雪……丁嘉一等